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五十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增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

這回說葉永青、楊繼業與程、曾二人在濟南分路，入濟寧州界。聞淮揚地方盤詰嚴緊，一逕投兗州府來。到太守方以一署內，與他相商，要走河南之歸德郡。方太守道：「近來歸府君與我使命相通，如羊祜、陸抗一般，待小弟差人送過交界，這是易事。但兩位年兄峨冠博帶，恐路上難行。弟有一策，未知可以屈從否？」永青道：「我們舊則同袍，今則同仇。我的君父，就是爾的君父，怎麼說個屈從！」以一道：「這須學著我的本來面目。」繼業道：「又來猜枚，請直說罷。」以一笑道：「要二位扮作道裝，像我前日做事。」永青笑道：「最好，我知道太守公這副行具，如今用不著哩。」以一道：「敢是我留得宿貨，方尋得好主顧。」即叫取出道衣道冠、絲縑麻鞋之類，卸去儒袍，裝扮起來，宛然是玄都羽士。永青道：「還要借兄本來面目一借。」以一道：「是了，尚少兩個葫蘆並棕拂子，有，有。」永青道：「這也是要的，還猜不著。」以一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尚少兩個道童。舊日跟隨我的，今已長成，也還可用。」永青拍手道：「也是要的，還不是。」以一笑道：「莫非耍些經卷麼？這就像抄化的道士了。」永青大笑道：「到底猜不著！是要借太守公的舊法號用用。」以一道：「這個妙！年兄稱為大方道人，楊年兄就借我林表兄的法號，叫做又玄道人罷。」

當晚抵足談心。次日清晨，以一裝束兩個道童相送，叫原來僕從留在署內。繼業、永青作別就行，以一道：「且住。界牌上都有盤詰的官，要問明姓氏、籍貫、登記印簿。兩位如說了大方、又玄道人，這個人人知道是我的法號，一逕就盤住了。」

永青道：「偏是官小，倒有威風！」繼業道：「這些小小的官，見事生波，專慣的詐人哩。」三公皆鼓掌而笑。以一乃吩咐兩個公差直送過歸德府。

於路無話。逕下亳州，永青曰：「此去滁州不遠，歐陽子所謂環滁皆山也，豈無方外棲止？縱使聖駕未必來此，或者別有所遇，知些音信，不可不盤桓幾日。兄長以為可否廣繼業曰：「誠然，但不必入城市耳。」二人趨行間，聞知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，曾立有原廟，即尋至其所，叩禱一番，皆鄙獻泣下。然後至醉翁亭及開化寺。寺有張方平之《二生楞嚴經》，是前生僅寫其半，再轉來世寫成的，筆畫一手，絲毫不爽。亦無心於賞玩，逕取路至合肥渡江，由蕪湖入徽郡，登黃山，淹留半月。

一日曉起，見雲霧漲合四隅，旋如穀紋。始而純素晃若銀河，繼而日出暘谷，則黃波萬派搖動，窅不見城郭世界。永青鼓掌曰：「此所謂黃海也。」遂於裡衣夾袋內取出玉蟾蜍小硯一杖，並三寸許管城子來，題詩於削壁上，云：

勢似波濤萬派宗，朝華浮動日溶溶。

三都天子千秋在，砥柱中流若個峰。

永青道人題詞繼業曰：「不可寫大方，貽玷於他。」即索屬和。繼業辭以不能，且曰：「詩甚佳，焉得貽玷？到只怕貽累。」永青曰：「何謂？」答曰：「到處顯了大名，豈不為人偵察？」永青笑曰：「天生筆於予，燕王其如何？」

又到婺源、績溪各處走遍。乃造宣城，登敬亭山。上有萬松亭，亭之中有石碣一片，刻唐人太白詩云：

眾鳥高飛盡，孤雲獨自還。

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永青曰：「太白題詩，便足千秋。弟與長兄，須索和他一絕。」援筆書於亭柱，曰：

眾鳥隨時變，孤云何處還？

高風長不改，詩在敬亭山。

即授筆於繼業，曰：「這不是和我的詩，是和太白的詩，兄長切不可推卻。」繼業曰：「後不為例，弟方承命。」永青笑曰：「自後我亦絕不作詩，何如？」繼業信筆題云：

太白今已往，已往不復還。

只有片雲來，相對敬亭山。

永青大贊曰：「格既渾融，意復超邁，古調鏗然，我當橐筆。」乃尋華陽山杯渡禪師法院。

歷有月餘，方從太平府出廣德州。至宜興山中，有洞曰善權洞，門是天成巨石，劈中劃腳。入洞數武，左有獅子，右有象王，中有如來法相，皆係混沌時奇石結撰而成，非人工製造之物。永青曰：「聖駕必然經此。」窮歷洞中，窅無一人。隨又從洮湖登小坏山，山底有石室，人跡所不到者，靡不搜遍。迤邐而到姑蘇，造黃溪史彬之第。彬且驚且喜，問曰：「前者二位與程年姪在舍間別時，說要到青州去見女英雄，為何改頭換面起來？今程年姪又在那裡？」永青將一到濟南，即與程、曾二人奉命訪求帝主緣由，細說一遍。繼業道：「目今舊臣遺老與忠義後人，大半都在闕下。論起來，年伯也該去走走。」史彬道：「我與鄭洽奉有帝旨，要作吳越間東道主，所以在家靜候的。」永青亟接口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老伯一定知聖駕所向了！何不逕同小姪去迎請復位呢？」史彬道：「這話何須賢姪說！去秋出都，聖駕就在老夫這裡，共是九人。不期有奸臣識破，聖上就諭諸侍從各散，只帶兩位尊公，與道人程年兄星夜去了。」

今春聖駕到來，說要去游天台及括蒼、雁蕩諸山。泊而得鄭年兄手書，說回鑾時，仍到老夫舍間。不期候到如今，杳無信息，倒不知行在蹤跡了。賢姪，爾道我心中苦也不苦？」永青道：「今我二人前去，憑你怎樣要尋著。但恐路途相左，聖駕返到這邊。那時老伯逕奏請聖主，先到濟南復位，留信與小姪輩，以便隨後趕來。」史彬道：「賢姪說得極是。但我心上還有些放不下處。這個女英雄，未知實有忠誠翊戴否？倘或借此為名，自己要稱王圖霸；又或別有心事，要尋帝主，這不是坑陷了我君？凡事宜慎之於始，庶無後悔。」永青、繼業齊聲道：「這個老伯料錯了，我等初到濟上，先已細加訪問，然後去請見。原來帝師是月殿嫦娥，燕藩是天狼列宿，在天上結了深仇下來的，勢不兩立。他奉著建文位號，是為我們忠臣義士吐氣流芳於千秋萬古的意思，這就是帝師的心事。小姪不知老伯所疑何在也？他左右輔助的，都是大羅劍仙不必說得。還有兩位軍師：一姓高，是舊日鐵公的參軍；一姓呂，是帝師化身去請來的。真正學通今古，才貫天人，佈陣行兵，鬼神莫測，不在我朝青田先生之下。四方豪傑，莫不傾心歸附。燕賊已久膽喪。這些話也說不了，老伯去，自然知道。」史彬道：「老夫一向得之傳聞，今據二位賢姪說來，是個女中聖賢。社稷之福也。」

二人住了一宿，早起各加叮嚀而別。星夜先到天台，訪定光古佛之金地嶺，與智豈頁祖師之銀地嶺，並五峰十八剎，及寒山、拾得之隱身岩與石樑之方廣聖寺，五百羅漢所居之處。

又閱歷各邑名山，至於寧波、會稽之間，凡靈區輿境，化城精舍，往來探訪既遍。然後渡江登兩天竺。繼業曰：「地近塵囂，詎肯來此？」既捨武林，自富陽溯桐廬，泛七里灘。見子陵釣台，永青曰：「不可不登，或者聖駕到過，亦未可定。」於是同登雙台。台是天生兩座石壁，東西相距百步。其上平正如台，台上各有一亭。二人先憩東亭，後造西台，見亭柱上題詩一首，字大如杯，墨痕尚新，永青亟趨視之。詩曰：

山川猶是世人非，誰學夷齊歌采薇？法界三千覺路遠，摩尼百八性光微。

漢皇宮闕銅人淚，老衲乾坤錫杖飛。偶上釣台看日暮，浙東雲樹思依依。

永青手舞足蹈的嚷道：「何如？聖駕在此了！」繼業看了說：「詩句雖有意思，何見得是御筆？就真個是的，又不知到何方去了。」再看旁邊有落的款，是「青蘿野衲朗然同齊己師登此題。」繼業道：「何如？這定是我輩中人。」永青道：「你的話說得甚冷！難道聖上不假借個名兒？畢竟是我輩呢，好在祠內問問去。」那子陵祠就在東壁之下，有個老僧住著。叩其題詩緣由，老僧

道：「數日前原有兩個禪師到此，大家談古論今，或哭或笑；後來就上釣台。卻不知道題什麼詩句。」永青又問：「如今到那裡去了？」小沙彌從旁插嘴道：「聽說要往雁蕩山去。只走得一兩日程途哩。」永青又問：「此去雁蕩有幾條路？」

老僧道：「這裡到括蒼有兩條路：一走龍門嶺，一走桃花隘。到了處州，從水路至溫州，只有一條路。那雁蕩山卻在海邊大得緊哩。」

二人即便下山。到蘭溪地方，繼業逕走龍門，永青分路由金華上桃花隘，約會於括蒼山之禪智寺。未幾，先後俱集。永青道：「我們先到雁蕩，如或無蹤，再來此處細訪如何？」繼業道：「極是！我已想出一個訪的妙法在此。」即向袖中取出兩柄扇來，扇上已寫著前詩，將一把遞與永青道：「目今天色正暖，用此為招牌，豈不妙甚？」永青大喜，遂星夜同趕至雁蕩。

先尋說法岩、大石龕、白石寺諸禪剎及大小龍湫，又登白石山。見有一峰，形如圓甌，色如白玉。上有字跡，如蚪龍欲舞，旁注「月君題」字樣，是首五言律詩。永青道：「月君是帝師之號，題詩在此，是導引我等訪求聖駕。一定有些好音了。」於是向海畔諸山，各處蹤跡。

一日至寶岩寺，是個叢林，兩公遂將詩扇故意招遙有一僧注視久之，就來借觀，看了詩句，問：「二位道長，此是佳作否？」永青就生出個機變來，應道：「這事大有奇異！此非說話之所。」那僧人懷疑，隨引二人到王龜齡讀書台畔。籍地坐定，永青胸中早已打稿，便開言道：「這做詩的，與我二人休戚相關。聞知他在雁蕩，所以不遠千里而來。若得會面，就要把內中奇異，與他說個明白。看起來，我師必認識題詩的人，還求指示。」那僧不答，卻盤問起鄉貫、姓字，因何出家雲遊的話。繼業恐永青又說罔圖話，即應聲道：「我兩人是訪求建文皇帝的，這詩可是御筆否？」那僧愕然道：「貧僧與這做詩的道友，也是訪求聖上的。」永青亟問：「大師訪皇帝怎麼？」

那僧亦應道：「二位訪皇帝怎麼？」繼業就把真名姓並訪求復位的話約略說了。那僧道：「若然，當以實告。貧衲先兄是兵部尚書齊泰；這位作詩的，是宋學士諱濂之令似。我與他不期而遇於釣台，卻是同心要訪求聖上，做個侍從弟子，因此尋到雁蕩。前日聞得皇帝要向潮音洞去，朗然師就泛海去尋，留我在這裡再訪一訪，約會於鄭洽家內。不期返遇著兩位世兄。」

永青道：「我們尋著聖駕，老世伯自應同至濟南，建立一場勳烈。」僧人道：「先兄盡忠於國，時人比之晁錯，痛憤已極。若得皇帝復位，為先兄顯出忠節，就完了我一腔心事。此外身如野鶴，意若游雲，已無意於人世。舍姪年甫及冠，貧衲也教他耕織終身，延續宗祧而已。至於榮華富貴，非所願也。」繼業道：「此各行其志。但若遇著聖駕，務必請幸吳江史年伯家。這是椿大有關係的，幸唯留神。」就起身作別，彼此各散。

永青便欲泛海到普陀落伽，繼業道：「非也。已有朗然師去了，我等須返括蒼訪問，然後也到鄭洽家中。或者恰好與二師遇著，少不得有個確信了。」永青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遂從舊路返至青田，訪誠意伯故居。其後人皆已遠戍。屋宇傾頹，不勝感慨。又訪至各邑，繼業曰：「松陽是君故里，須回家一看。」永青曰：「國破家亡，君父流落，那裡是我的故鄉？」說罷，二人相對大慟。遂下金華，到浦江，問到翰林待詔鄭洽家內。司閽的見是兩個道士，便辭道：「向者我們老爺極重方外，近來總不接見，沒有佈施了。二位請到別處去罷。」永青道：「我們不是化緣的。」閽人又道：「不是化緣，是賣藥的了，我們這裡沒有用處。」永青道：「也不是。」閽人又道：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一定是要哄著人燒丹哩。」

只見內裡早踱出個衣冠齊整的人來，二人料是鄭洽，就施禮道：「鄭年伯，小姪輩特來造訪。」鄭洽見二人稱呼古怪，心中也猜幾分，便道：「小僕愚蠢，有眼不識，幸勿介懷。」隨請入內室。二人一定要行子姪之禮，鄭洽道：「尚未請教尊公姓氏，焉敢當此謙恭？」二人就將自己父親名諱說過，然後執禮坐定。又將改裝的情由，前前後後，詳述一番。鄭洽聽了大喜，道：「真個忠臣出忠臣，孝子生孝子！難得，難得！」繼業問道：「聖駕往潮音洞的話，確也不確？」鄭洽道：「聖駕前在舍間住有旬日，說到括蒼、雁蕩，還要轉來。不意去後，到今返無音耗。或渡海至閩，竟向普陀落伽，均未可定。今者二位賢姪，莫若逕至閩中。倘聖上從此回鑾，中途亦有相遇之機；縱使不值，亦無貽悔。」永青道：「老伯見教極是。」即欲起行，鄭洽勉留三日，為之治裝，然後作別。

道由常山入閩。先上武夷諸峰，山水奇奧，絕非塵凡境界。有一座峭壁，其高插天，橫開百有餘步。壁之半中有詩二首，一題月君，一題鮑姑。永青道：「定是帝師與仙師化身到此。那樣的神通，焉有不知聖駕所在？大約要我等訪求者，試試盡忠否耳。」繼業道：「訪求君父，原是我輩之事，諉不得他人，何須這等猜度？」永青道：「到處見有帝師手筆，怕不是法身變化，只在我們前後哩。」繼業笑道：「若如此，曷不抒寫哀曲，奉和一首，寫在石壁之下，以見求訪的真切？」永青皺著眉道：「噫！四載有餘，君父尚無著落；心中焦悶，那裡還做得詩出？前在桃花隘作起句云：『千山抱人行，行上桃花嶺。一折山變態，再轉樹倒影。』至今不能續完，即此可知。」繼業又笑道：「若把訪求君父與做詩合作一件事，自不妨礙。今世兄分而為二，所以顧了此，顧不得彼了。」永青頓悟道：「是了，夫子云『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』，其合之調乎。若然，世兄深於詩者，何故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耶？」繼業道：「我但能知之，而實不能行之。知可立時而得，行則循序而進，非數十年精進工夫，不可得造也。」自此二人在途中，每日講些詩文，倒覺得日子易過。

一日登莆田之九峰，松間少憩。忽見半岩彩霧噴出，衍溢於林坡間，頃刻化為樓台亭榭，狀皆奇工異巧，掩映著無數花木竹石，宛然是秦宮漢苑。永青大駭道：「不好，有妖怪來了！」繼業道：「且看他。」有一個時辰，漸漸解散。二人竟不知所謂，詢之山中村老，有云：「此名山市。有皇帝微行，然後顯此祥瑞。」得了這話，在莆田仙游之羅漢岩，寶幢山妙雲師之石室，追尋半月，及歷遍七閩，竟無蹤影。乃從汀州轉入粵東。

粵東山水，尤多名勝。如六祖之曹溪，德雲和尚之妙高台，跋多羅法師之獅子岩精舍，廖清虛之仙翁壇，葛真人之蝴蝶洞，蘇羽客之青霞谷，八仙會飲之流杯池，靡不流連探訪。造後至雷州，上雙髻嶺。夕陽將暝，黑氣彌空，不辨道路。一時進退無據，只得與二道童倚背著背，坐於林間。俄聞嶺畔有牛吼聲，舉眼視之，見光華凌亂，如萬炬燦空，乃是一條大蜈蚣。其長數丈，節節燦爛，箝住牯牛，在那裡啖食。嚇得魂不附體。繼業道：「死生有命，我們要走也無路。幼年間，聞家大人曾說葛仙翁有賦云『粵人獵之肉如匏』，即此物也，今日不幸遇之。」未幾，蜈蚣啖盡全牛，忽然斂跡。

二人黎明起行，浮海至於瓊州。到赤隴山，聞鳥語云：「建文帝，建文帝，來已去，兩公奔波何所事？」二人大以為異。諦視此鳥，生得花頸紅耳，文羽彩毛，朗朗的說個不住。永青向前揖之，鼓翼而逝。詢之土人，曰：「此鳥名秦吉了，能效人言。若人所未言者，則不能也。」永青道：「太白詩云：『安得秦吉了，為人道寸心？』是應須教而後能言，與土人之語適符。今所言者，豈亦有人教之耶？抑有念此兩句者而效之耶？是有神明憑依焉，我二人可以返矣。」繼業應道：「兄言誠不謬，或鬼神鑒諒我等之愚忠。」乃望空拜謝，迤邐回至南雄。

度庚嶺，入贛南，凡諸郡邑山谷幽邃之處，無或不到。又從撫、建以至洪都，下南康，造匡廬，在開先、歸宗、棲賢、東林諸梵剎，延真、七靖、靈溪諸仙觀，冥搜極訪者二月有餘。

又訪竹林寺，在於層岩茂林之間。尋有數日，但微微聞有梵唄鐘聲，竟不知寺在何處，二人大疑。偶於聚仙亭遇一老僧說偈，云：「『有寺本無寺，無寺乃有寺。』為佛家之化境。二位見麼？石壁上有『竹林寺』三字，乃周顛仙仙筆，留示世間的。向來傳言能入竹林寺者，非佛即仙，凡人何能得造其域耶？」永青等惆悵而返。

隨泛鄱陽，抵饒州，轉而至弋陽，從玉山下龍游。一道童大病起來，就如飛趕到浦江。問鄭待詔時，不但建文帝並未回鑾，連朗然也無回信。永青便將病道重托付了，立刻起身。鄭洽道：「二位賢姪不用心忙，天公自有定數。老夫也有一事借重哩。」就教請出小學士來。永青等視之，有十二、三歲，生得眉疏目朗，骨勁神融，只道是鄭洽之幼子，咸贊曰：「老年伯有此寧馨，真大器也！」鄭洽曰：「老夫焉得此佳兒？此是正學先生之令子。當日大司寇魏公諱澤者謫為臨海典史，恰當搜捕正學家屬之日，因而藏

匿其孤。年甫兩期，托與正學門人余學夔；撫養七載，為人窺破，又送至老夫處。讀書作文，甚是聰慧。今聞孝友先生之令郎歸在帝師駕下，乞二位賢姪攜去，使之骨肉相聚，以完魏公與老夫之心事。」永青、繼業皆大喜道：「哲人有後，這是小姪之事，怎說個借重？」鄭洽就教拜了兩位世兄。那小學士回身，又拜了鄭洽四拜，是謝別的意思。

鄭洽不覺掉下淚來，吩咐道：「汝須克大家聲。老夫之情，盡於此矣。」小學士亦哭個不已。繼業道：「姪輩帶方世弟同去，也須道裝。」鄭洽道：「是呀。」亟命制起道服，到過有三四日，然後作別。

遂返吳江，到史彬家下。彬大喜道：「兩位賢姪，何去之久耶，聖駕去年在此。」永青亟問：「曾復位否？」史彬道：「賢姪且莫心慌。聖駕自楚中來，一到舍間，次日便有人知道。吳江縣命鞏丞來伺察，我對他說：『不論有帝無帝，有我的老頭顱在這裡。』他微笑而去。明日，聖駕倒從舊路仍返楚中，到襄陽廖平家去了。那復位的話，我已一一奏明。聖主說：『濟南為路甚遠，中間隔著多少關津！倘至被人識破，返誤大事。』因作一首詩偈，三緘在此，教老夫送至帝師闕下。依著聖意而行，復位便自有日。而今聖駕已有定向，只須老夫去一尋就是。賢姪等雖然不曾面聖，也與尋著一般，厥功莫大。兩位令尊公與程老先生向來扈從，甚為康泰。臨別時囑付二語云：『但思盡忠，勿以父為念。』賢姪自宜勉之。」永青繼業聽說，不勝大慟。史彬勸住了。

大家商量復命，永青道：「焦山寺住持僧向受家父大恩，又曾學數於程年伯，小姪輩分手時，訂約在彼處會齊。今我二人先去，看程、曾兩兄有信與否。老伯隨後而來，再商到濟南路數。庶不礙人眼目。」於是次第皆至焦山寺，住有旬日。程知星、曾公望已在沿江南北尋遍，順流而下，逕到寺中，恰好相會。又見了史賓輔，聞知行在已有定所，不勝大喜。於是四人各將道途經由始末，互相告訴，竟至達旦。程知星道：「我們出都是兩路，今有史年伯一行人眾，似應分作三路回去了。」

眾皆稱善。但見：行闕老臣，喜孜孜，接得聖君詩四句；海南新使，意揚揚，率將蠻國貢諸珍。下回請看。